

我们的脚印

上海老新闻工作者的回忆
(第三辑)

工作者协会编

我 们 的 脚 印

——上海老新闻工作者的回忆

(第三辑)

上海老新闻工作者协会编印

我们的脚印

上海老新闻工作者的回忆

(第三辑)

上海老新闻工作者协会编印
(上海汉口路 274 号 邮政编码 200001)

文汇报工贸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字数 40,000 千

1999 年 8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200 工本费 ¥12.00 元

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内部资料准印证(99)第 174 号

编者的话

《我们的脚印》第三辑,经过同志们的共同努力,赶在新中国建国五十周年前夕同大家见面了。

第三辑文章承接前两辑内容,都是我们上海老新闻工作者对往日战斗生活和工作经历的片断回忆。所不同的是,这一辑回忆文章侧重点在新中国建国以后,包括近廿年来改革开放时期;同时,在作者队伍中,涌现了一些相对年轻的同志,他们刚刚离岗或即将离岗。他们的文章不同程度地传递了新时期新闻事业迅速发展的信息。

廿世纪后五十余年,是我国历史上极不寻常的岁月。我们上海新闻战线的老同志,有些曾亲历解放战争的炮火硝烟,有些曾参加地下斗争而身经白色恐怖,有些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宣传而忘我工作,有些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有些还为近年来新闻事业的改革和发展付出了心血,奉献了余热。这一辑一百二十篇回忆文章,凝聚了作者们对党的新闻事业的赤子之情,蕴涵着许多得来不易的新闻工作的实践经验,其中不少内容还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这一辑的编委会由正副主任敬元勋、刘继汉及委员温崇实、金尚俭、朱家生、徐景杰、倪平、陈足智、孙政清、杨怀鲁等同志组成。编辑工作原则一如既往:尊重作者,尊重原作。有些文章因篇幅较长,酌情作了删节。文章付印之前,均经本人核阅。来稿按内容时序编排。本书得以按预定日程出版,有赖于各新闻单位的热情关心和大力支持,谨在此向各有关方面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我们敬献本书以示
庆贺！

建國五十年

一九九九年九月

（此处为大量模糊、难以辨认的印刷或扫描文字，疑似为书籍正文或题词内容）

目 录

聆听江泽民同志谈办报	丁锡满	1
在排字工作中练本领	盛步云	5
忆漫画家米谷	洪 荒	11
我有幸访问了少奇同志	宋立平	13
怀念华坚同志	杨礼箴	15
夕阳漫步觅踪迹		
——我新闻生涯中的角色转换	徐 湘	18
与浦熙修共事的年代	张林岚	26
盐城保卫战追忆	谭晓亮	31
黎明前夕——为联合晚报写稿追记	许鲁文	34
香港《文汇报》漫忆	任嘉尧	38
新闻出版战线的一场特殊斗争	顾 渊 夏静华	43
从迎解放到进《解放》		
——纪念《解放日报》创刊五十周年	夏其言	50
迎接新上海的黎明		
——忆五十年前一条新闻的背后	邹凡扬	54
传播党中央声音的《新闻观察》		
——记迎接上海解放的一段往事	倪之琨	62
客串		
——民治新专七十周年	冯英子	66
从黑夜走向黎明	黎家健	70
难忘的一九四九	陈 迟	76

上海解放前夕的一次采访	刘庆泗	85
带枪的新闻战士	陈进鹏	91
黎明的汽笛		
——忆上海铁道报创刊前后	徐涤非	96
旧文新读	徐开垒	100
陈毅市长向我下命令	苏 珮	105
从“北办”到《文汇月刊》	谢蔚明	107
梦回解放初——老广电人的怀念	吴 淞	111
难,不难?	杨志诚	115
一片绿叶——回忆我与业余演播小组	贾成彬	117
联系听众 服务听众	胡传斌	119
一树独先天下春	居欣如	123
王中对新闻原理的探索	徐培汀 丁淦林	132
忆巴奋	蒋光佩	140
回忆在耀邦同志身边的日子	钟沛璋	142
短暂的经历 难忘的历史		
——回忆“上海新闻学校”	孙式正	148
广播新闻早班编辑回忆	李学成	151
我和石油期刊	黄正岩	154
“王小妹”访问王小妹	李卓敏	158
忆五十年代的中苏边境行	袁逸波	162
晨星点点——两条新闻和作者的命运	苗力沉	166
副刊编辑工作杂忆	陈 诏	169
从黄浦江畔到“塞上江南”		
——支援宁夏的一段回忆	陈兴起	176
三进上海铁道报	张利华	181
改变农村报道的沉闷空气	吉景峰	185
追忆大跃进时期的两次采访	封光汉	188

新民晚报记者首次踏进怀仁堂

——忆四十年前采访全国人代会·····	周珂	191
难忘的高校人物采访·····	张自强	195
录音员的追求·····	韦焕章	199
颂保卫上海领空的高炮战士·····	丁子美	202
难忘的农村记者生涯·····	蒋华英	207
我的新闻生涯·····	沈智	210
调查研究是新闻工作的基础·····	高宇	217
读者是报人的良师益友·····	印辉	222
我与杨怀远·····	金宝山	225
我和杨怀远的一段情·····	葛锦帆	229
从广播走向电视·····	戎雪芬	234
一幅漫画冤案亲历记·····	李义生	237
喜看农宅展新容·····	于沛华	240
“文革”中夜班编辑记事·····	周明初	243
彩色电视的起步·····	王忻济	249
风雨宝钢情·····	周嘉俊	253
生活在崭新的天地里·····	徐慰依	258
在《文汇报》新生的日子里		
——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难忘岁月·····	张煦棠	263
《伤痕》与伤痕		
——小说《伤痕》的发表及其影响·····	马达	273
一声风雷撼九州		
——随《于无声处》剧组赴京演出日记·····	周尊攘	280
起步小记·····	王维	288
从信访工作看供求关系上的历史性跨越·····	张全麟	291
捷足先探话《周末》·····	梁廉桢	295
我国第一条电视广告诞生记·····	汪志诚	300

连载园地开垦记·····	阿 章	306
找回二十年·····	于 友	311
两篇“第一”的报道:商品广告和时装表演·····	何子葭	314
为邹兆琦错案搞复查·····	萧 明	318
从“120”到“135”		
——记新闻摄影装备的新变化·····	陆永桢	322
《何日君再来》的再来·····	江 南	326
新时期党刊工作杂忆·····	吴经灿	329
上海广电系统首次公开招聘编辑记者·····	杨琪华	336
从新闻电影到电视新闻·····	周 济	340
我与“千古之谜”·····	施宣圆	343
第一代时装模特采写手记·····	姚柏生	347
新民晚报印刷设备的更新与发展·····	陈心浩	351
寻找一位报矿人·····	倪 平	354
舆论监督的一场较量		
——忆“洪洞县里新奇案”报道·····	徐 行	357
忆世行支持我们发展教育电视·····	陈绍楚	363
上海音像资料馆是怎样诞生的·····	肖祖庚	366
我与《上海译报》·····	蔡 平	370
搭“桥”的工程·····	徐之华	373
星星闪烁耀荧屏		
——回眸上海电视台小荧星艺术团·····	郑礼滨	377
市政府设立新闻处记实·····	敬元勋	381
我与《每周广播电视》报·····	崔 衍	385
杨秉辉——专家主持第一人·····	金毓湜 张德留	388
绿洲足迹		
——长江三角洲广播新闻协作区十年略忆·····	施心超	391
我为劳动报找社址·····	闵孝思	396

我与摄影大师郎静山的忘年交·····	张祖麟	398
宣传为人民服务何罪之有·····	万瑞章 乐根兴	401
乡情·亲情·爱国情·····	陈柏贞	404
饮水不忘掘井人		
——《文汇电影时报》创刊忆旧·····	罗 君	407
我的最后一段报业生涯·····	李 音	413
采访生活中的亮点		
——记顾毓琇江泽民的师生情 ·····	张秀杰	417
书生本色		
——怀念钱存源同志·····	许 寅	420
开创“报眼广告”新形式·····	周炳权	429
回忆上海科大设立新闻系·····	朱敬禹	432
台中台 铺新路·····	刘继汉	438
经济电视台的五年实践·····	汤渭达 冯正治 金希章	443
《听众信箱》暖人心·····	郑 明	446
让瑰宝永放光华		
——《中国音像大百科》编辑出版摭忆·····	张炳元	449
“朱市长,向您提个意见!”·····	张 循	454
我当了三年教务长		
——创办新闻高等专业证书教学班的前后·····	俞松年	457
抢救名家音响绝版·····	杨爱珍	462
我和《新民晚报》群工部·····	苏瑞常	467
螺蛳壳里做道场		
——“文汇大厦”前期工程追忆·····	张伏年	472
难忘“增刊”		
——忆1991年《文汇报》扩版 ·····	张启承	477
上海有线电视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刘 冰	482
办学九年·····	孙 林	490

在西藏结识孔繁森·····	陈足智	495
“研讨班”上的意外收获·····	金维新	498
加盟东方广播电台小记·····	欧阳诚	503
乐为游子谱新曲·····	丁法章	507
采访国旗设计者曾联松·····	陶 遂	511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东视”创业六年回顾·····	徐景杰	515
我编《党课教材》的点滴体会·····	孙乐英	519
深刻的教益		
——从“女孩的心获救”看报纸发行量·····	林关金	525
为了孩子们的日报·····	张秋生	527

聆听江泽民同志谈办报

丁锡满

我们党的三代领导人都十分重视新闻宣传工作，对如何办好党的报纸都有系统的、精辟的论述。我没有机会接触毛泽东、邓小平同志，但同江泽民同志接触的次數比较多，曾陪他看望过巴金先生和真禅法师，宴请过雕塑大师刘开渠。江泽民同志知识十分渊博，不论文学、音乐、绘画、雕塑，古今中外，侃侃而谈，讲得都很在行。其中，同我个别谈办报的，就有两次。

1989年1月21日，中共上海市委宣布任命我为《解放日报》总编辑。三天以后，1月24日，市宣传系统在复兴公园举行迎春联欢会。那时宣传部的联欢会没有最近几年的规模大，也不像上海电视台八楼那么有气派。座位如同火车座，两把火车座椅相对。仪式过后，自由交谈。我坐在会议室西首，江泽民同志坐在东首。他看见了我，端着一个盛有桔子水的玻璃杯来到我的对面坐下。那时我是新任的市委机关报总编辑，江泽民同志是上海市委书记。第一把手亲自抓舆论，是我们党长期形成的传统。江泽民同志先问了我报社的情况后，就对我说：报纸宣传要鼓劲，即使是批评，批评的结果也不要使人失去信心，要振奋精神。因为此前我曾任过市委宣传部工作，同江泽民同志比较熟悉，所以这次谈话虽然事关办报方向问题，是个很严肃的主题，但是泽民同志态度随和，举止亲切，我们都欠身促膝而谈，既是上级对下级的工作指示，又像是一个主帅对刚刚上阵的将士面授机宜，朋友对朋友的谈心，使我感到特别亲切，

特别入耳。

我是1958年10月进解放日报的。四十一年来,除了在市委宣传部工作的五年之外,一直没有离开过报社,长期受到党的办报思想的教育。听了江泽民同志的谈话,对于政治家办报、喉舌作用的观念更加牢固。在我做总编的七年中,我一直信守这样的原则:党的机关报必须同党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党报的宣传要鼓劲,不能泄气;要积极,不能消极;要把握方向,不要搞歪门邪道。我相信其他新闻界的同行们也会有这样的认识。正是因为有江泽民同志这样的市委书记,朱镕基同志这样的市长,上海新闻界的领导同志这样的共识,才使上海的新闻媒介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中能够坚守舆论阵地,牢牢把握舆论导向,在大风大浪中经受住了考验。

1989年4月上旬,中国的局面复杂,人们的思想混乱,报纸的舆论也没有统一,上面也没有一种统一的声音,有些事该不该报道就吃不准。4月11日,我看到《人民日报》第一版登出了北京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活动的照片。这张照片新华社也发出来了。如果《解放日报》也照登,即使错了也不是我的责任。但是我总觉得登这张照片不大好。不登吧,可能会受到指责。怎么办?我坚持这样一个原则:吃不准就请示市委。于是我就打电话给江泽民同志汇报了情况,问他这张照片要不要登。泽民同志果断地说:“你不要登。”那我就不登。这件事在1989年11月江总书记在全国各省市党报总编辑研讨班的讲话中受到了肯定。我体会到,我们报上登任何东西,总编辑都要考虑到,对国家有利没利?对人民有利没利?

1989年11月,我参加了在北京西山八大处举办的全国各省市党报总编辑研讨班。那时江泽民同志已调到党中央担任总书记。我想,已经半年没有看到总书记了。到了北京,应该去看看他,向他汇报一下研讨班的情况,请他对大家讲讲话。于是就同贾庭安同志打电话,贾庭安同志请示泽民同志后同意我晚上见他。于是我请

《解放日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狄建荣同志陪同驱车来到中南海，由贾庭安同志带我到江泽民同志办公室。那时泽民同志只有一人在北京，三间大房子，办公室、卧室、书房连在一起，总书记一见面就从1989年上半年政治风波中报纸的各种表现，谈新闻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指出新闻宣传一旦出了问题，舆论工具不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不按照党和人民的利益进行舆论引导，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危害和巨大损失。谈话中他对《解放军报》、《解放日报》、《北京日报》作了肯定。

虽然是下级对上级老领导的一次拜访，但江总书记的讲话自始至终围绕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新闻自由”、新闻的真实性问题、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等重大的主题。他指出新闻的真实性是同阶级性和党性一致的，新闻工作者要满怀热情的宣传人民群众在实践中的新成就、新创造、新经验，让群众看到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提高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真实性不仅要做到所报道的单个事实的真实、准确，尤其要注意和善于从总体上、本质上以及发展趋势上去把握事物的真实性。要防止搜奇猎异，防止捕风捉影。社会生活中有光明面，也有黑暗面，对于敌对势力，要旗帜鲜明地予以揭露和打击；对于人民内部的缺点和错误，也应进行揭露和批评，但这种揭露和批评是“恨铁不成钢”，目的是帮助克服缺点，纠正错误。总书记强调，“新闻工作要以正面宣传为主。”

这次谈话历时近一个小时。同这一年1月24日复兴公园的那次谈话精神是一致的，是江总书记再次指导我怎样办报、怎样做总编辑。这次谈话是在1989年政治风波发生后不到半年时间谈的，总书记对新闻工作的导向，对新闻队伍的现状极为关注，他之所以一见面就围绕这个主题说了那么多话，完全是针对这次风波的教训有感而发。我觉得这次谈话十分重要，在总编辑研讨班的日程中没有总书记接见并讲话的安排，就对总书记说，“我们这次研讨班都是各省市的党报总编辑参加，那么多人聚集在一起不容易，又是

各省舆论工作把关的，正需要你对他们讲讲话。是否请你接见一次，跟大家讲讲这些意思？”看来总书记也有这个意思，一口答应说：“好啊。”马上拿起电话，叫中办通知中宣部作出安排。我十分兴奋，一回到西山八大处，第二天上午开会时，我就告诉大家：“我把总书记请来了！”大家一听，都十分高兴。11月28日，江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研讨班的全体总编，并发表了长篇重要讲话。讲话的主要内容，在同我个别谈话时都谈到了。今天重新学习江泽民同志的讲话，我觉得总书记的办报思想、有关新闻工作的理论，同他近几年来的一系列讲话是一脉相承的。他对新闻工作的各方面都有系统的、精辟的论述，遵循江泽民同志的指示，新闻工作就会有正确的方向，就会有兴旺发达、生动活泼的局面。

在排字工作中练本领

盛步云

我作为新闻工作后勤兵的一员，在岗工作三十七年：前十六年在《申报》，后二十一年在《解放日报》。从参加《解放日报》工作的那天起，更由一名以排字谋生的工人，成为为党的新闻事业努力工作的战士。

我十四岁进《申报》，之前，父亲是申报馆排字工人，先后辛勤工作了三十余年。“一·二八”淞沪战役，我家祖居江湾地区受到日本侵略军奸淫烧杀，成为一片焦土。父亲经过这一打击，1933年10月间含恨去世，终年五十二岁。当时申报总经理史量才（1878～1934）先生对我父亲十分尊重，后事抚恤从优，并派员对遗属致意，经工会介绍，我进申报排字房当学徒。那时“老申报”是“金饭碗”，进这个门槛谈何容易，母亲再三叮嘱，听老师傅话，学好本领。为此，我在师兄沈耀初、余治清的指点下，认真学技术、专心做生活，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工作。我们师兄弟三人在青少年期间结下的友谊，至今已有六十余年。

在我几十年走过的脚印中，起步的就是跑稿。跑稿就是到编辑部取稿送到排字房，然后送大小样给校对。学徒期间，早上八点上班，晚上九点左右下班，下午起，主要任务是跑稿。有空就站在排字架前学习排字，熟悉常用字盘，（二十四盘，约一千个单字）把字盘里的铅字取出、还进，再取出、再还进，无数次的反复练习，再就是还“烂污”铅字、做杂务。

跑稿本来没有多少可记的，但我却碰到很多逸闻趣事。当时，《申报》日出五、六张，日销号称二十万份，有上百万读者。史量才思想开明进步，聘用了不少很有资历的编辑、记者。著名副刊《自由谈》、《春秋》，分别由黎烈文、周瘦鹃先生主编，《自由谈》时常发表鲁迅等名家作品，拥有众多知音读者。还有《电影》、《业余》等多种周刊。周先生谦逊待人，他的发稿方式与众不同，每逢星期一，他来到编辑部编发一个星期的副刊稿，注上日期放在抽屉里，我每天跑稿就照着周先生写明的日期拿来发排。周先生当时是“鸳鸯蝴蝶派”红人，工作忙，这样的发稿十分独特，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电影》周刊编辑钱先生时常送我“试映”电影票，多数假大光明、大上海等一流影院放映，使我大开眼界。当时一场电影的代价相当我五天的“包饭钱”，如无赠票的话，我是没条件踏进如此豪华的电影院的，可惜看到外国影片听不懂外国话，只能看看“西洋镜”，这对促进我后来去补习英语，不无关系。

当时编辑中，主编《业余》周刊的李公朴先生对待学徒最为亲昵，唤我小弟弟，像长辈对待自己孩子，问长问短，他多次提出我可以免费去量才补习学校读书。李先生的慈爱关怀，我的感激之情、至今难以忘怀。抗战胜利后他在昆明时，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深为痛惜。

那时白天负责校对的是邵、张两位老先生，校样上分别签“朗”、“祖”。张祖南先生瞧我这孩子看他临摹楷书时津津有味，我偶而为他磨墨、冲茶，他对我既客气又喜爱，不时拿些精品原稿给我欣赏，还从旁点拨、介绍。我有幸领略过不少知名人士的真迹手稿。如：鲁迅、夏衍、张恨水、陈景韩、张蕴和等先生的手笔、文采，长进了见识。解放后，我担任过十年派稿工作，经手派发排字的编辑、记者、作家的稿件成千上万，有的名家的稿件看到题目字迹，就能辨别此稿是哪位名家的手笔，真是十分有幸。

在小学读书时，我就爱好美术、劳作，跑稿要带排图片说明，见